



凤翔泥塑龙年吉祥物“出炉”——

“龙腾盛世”迎龙年 “气吞山河”贺新春

泥塑龙“龙腾盛世”

本报讯（张琼 刘寅 啸）“这件泥塑取名‘龙腾盛世’，这件叫‘气吞山河’，这是‘傲视苍穹’‘龙生九子’组件，它们都是我新近创作的龙年吉祥物泥塑，恭祝大家龙年大吉。”近日，在凤翔泥塑博物馆内，国家级非遗项目凤翔泥塑代表性传承人胡新明为龙年创作的泥塑作品精彩亮相，一条条威风、绚烂的“泥塑龙”令人耳目一新。

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和文化符号，被赋予了力量、吉祥、威严等美好寓意，深受中国人喜爱。胡新明介绍，为使泥塑龙看起来威风生动，在制作泥塑作品过程中，配色选取了红、黄、绿、黑等凤翔泥塑传统色彩；黑色主要用于勾勒泥塑的线条；红色代表了霞光，像极



胡新明展示泥塑龙“气吞山河”

了日出破晓的色彩；绿色则代表草木生发、生机盎然的含义；黄色尽显尊贵之气。这些色彩组合起来寄托了泥塑艺人对龙年生活的美好祝愿。细观这些泥塑龙的造型，“龙腾盛世”体态矫健，前爪

抬起，仿佛在腾云驾雾；“气吞山河”昂头扬尾，龙口大张，气势非凡。泥塑龙造型动感十足，龙鳞和犄角栩栩如生，将龙的气宇轩昂表现得淋漓尽致。

胡新明说：“我们在描

红画绿过程中，想尽力表达龙的美好寓意。这次创作的龙年吉祥物泥塑既没有失去凤翔泥塑的传统底蕴，又注入大量的现代审美元素，使得这些新创作出的泥塑更具活力和张力。”

西秦刺绣亮相海艺节非遗展

本报讯（记者 祝嘉）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五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在福建泉州举办。宝鸡千阳非遗艺人李惠莲受邀携国家级非遗西秦刺绣参加本届海艺节海上丝绸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见右图），让国内外游客近距离感受到宝鸡民俗的独特魅力。

主题为“千年丝路 璀璨非遗”的第三届海上丝绸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是本届海艺节的重要活动之一，旨在展示非遗传承人的匠人精神和立足于向往美好生活的独特艺术创造。现场分为海丝异彩·海上丝绸之路国际非遗展、丝路对话·中国丝路沿线省市非遗展、八闽瑰宝·清新福建非遗展三个展区，共有15个国家的118

个非遗项目参展，包括16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和85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中我省有西秦刺绣和耀州瓷两个项目参展。

在非遗传西秦刺绣展台，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惠莲创作的老虎系列刺绣产品广受欢迎，虎头帽、虎头马甲、虎头披肩等令游客爱不释手。游客表示，这些刺绣产品很漂亮、很实用，过年时穿戴起来很喜庆。李惠莲告诉记者，参加此次非遗展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了西秦刺绣，也让非遗艺人相互交流、共同进步，对自己吸收多元文化、创作新的产品很有帮助。



山水画是中国画中最具魅力的一个品种，历代精品层出不穷，这些精品在令人叹为观止的同时，也成了后世画家很难突破的窠臼，很多人的创作，不自觉地要去前人的作品中寻找主题。直到清代，石涛提出“笔墨当随时代”的创新观念，受到当时及以后画家的追捧。这个观念在当代依旧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在承袭和发展古人技法的同时，如何反映时代，如何反映生活，如何不再简单模拟古人画境，真正画出属于当下的美丽山水？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城镇化建设日新月异，城市现代化建设应该是当前创作的热点之一。宝鸡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渭河上各具特色的新桥梁，街区里鳞次栉比的新高层，这些新的城市建筑，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如果把其纳入画面，无疑会引起观者审美上的高度共鸣。

徐悲鸿曾在《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要继承的是汉唐艺术风格的雄奇博大和宋代的高雅，但如

不在写生上打好基础，必然先天不足，只会抄袭模仿。而写生，自然是面对当下火热的的生活，不能把前人的写生成果当作入画的唯一对象。

宝鸡建筑是时代审美的具象

无论唐画里的亭台楼阁，还是宋画里的田园农庄，每个时代的山水画都有每个时代的题材，这些题材凸显了那个时代的审美，就像唐代的雄强和宋代的高雅。如今的时代，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时尚的城市生活成了大众审美的时代方向。如果说在宋代就有《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城市题材绘画，那么在当今的时代，时尚的城市主题应该是当代山水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新世纪，宝鸡城市建设的进程加快，路桥和高楼的更新与出现，已经让大众的目光从乡村投向城市，传统的田园牧歌已经不再是风光审美的全部对象，大众的视野已从传统

的山水更多地转向城市，从传统的宴乐、游吟转向生产生活。进入新时代，建成的国金大厦、宝鸡文化艺术中心、宝鸡大剧院等，以其极具现代感的造型打破了人们对传统城市的刻板认识。如果说普通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被现代设计改变了审美，画家应该敏锐地发现，人们内心向往和认同的美，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城市建筑环境的熏陶。现代科技发展是空前强大的，人们熟悉的生活空间由乡野转向城市，那么表现我们熟悉的、赖以生存的城市，就是笔墨随时代的一个思路。谨慎地使用笔墨将现代都市中的建筑元素化处理，让这些现代建筑反映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新变化，让传统绘画获得全新的生命力与凝聚力。

城市风格是地域特色的体现

作为体现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与成就的历史记录图像，建设主题型绘画是我们需要

花费时间去长期摸索、努力实验的方向，因为这些变化正是我们所要表现的时代特征。

有个性的时代特征是有地域特色的。宝鸡作为周秦故地、青铜器之乡，其城市建筑特色更加鲜明地彰显了地域特色，因为这些特色是在古代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累中逐渐形成的，所以，现代城市的建筑风格有最具有时代感的地域特色。

不管是仿古还是现代，宝鸡当代建筑所表现出的风格的总和，才是当代宝鸡的地域特征——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现代城市。就拿宝鸡文化艺术中心来说，由旧厂区改造的现代建筑，在流畅的线条中包裹着宝鸡近代发展的印记，洗煤池、大烟囱和锈迹斑斑的工业感，达到了记录宝鸡近代城市特征的地标效果；而宝鸡大剧院却用全新的材料结构和理念去解读“凤凰于飞，翺（huì）翺其羽”的美满，尽显

苏轼与千阳的诗缘

杨惠强

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凤翔府判官。千阳在北宋时期归秦凤路陇州管辖，与凤翔虽不相属，由于与之毗邻，人员往来频繁，苏东坡在凤翔任上，留下了两首描写千阳山水的诗歌佳作。

一首是《双池》：“千流入城郭，蠢蠢(wěi wěi，形容勤勉不倦的样子)渡千家。不见双池水，长漂十里花。”多少年来，对这首诗写的“城郭”多有异议，有凤翔、千阳之说。窃以为，这是写千阳无疑。有两种原因：一是诗中有“千流”二字，千流就是千河。千阳在水沟境内的南山有一自然奇观：高峰突起的山顶上，有两个并排的四方大坑，坑底各有一口深不可测的井，俗称双天井，又名双天池，此与诗中地名一致。二是千河进入宝鸡境内流过城郭的只有陇县和千阳两县，诗中的“双池”已经排除了陇县，只能是千阳了。我们可以想象，苏东坡游完双天井，从南山下来，行至千河南岸，看到山涧中的溪流缓缓汇入千河，勤勉不倦地浇灌着两岸的良田。他向北眺望，千河绕着冯坊河口西岸的千阳县城，缓缓向东。一路相伴的春水，漂着落花，泛着细浪，淹没在一片烟柳之中。

另一首是《大老寺竹间阁子》：“残花带叶暗，新笋出林香。但见竹阴绿，不知千水黄。树高倾陇鸟，池浚落河鲂。栽种良辛苦，孤僧瘦欲尫(wāng，脊背弯曲)。”唐代千阳的千河岸边就有千阳阁，清代时还在。清代县志《石门遗事·古迹》中还有“双清阁”的记载，位置在今千阳中学后面，“邑人于此观竞渡，可以望远。”诗中景色与千河两岸竹林环绕高阁的风景完全吻合。另外，诗中的“陇鸟”暗用唐朝诗人韦庄《千阳阁》中的“地贫唯卖陇山鹦”句，以“陇鸟”代地名。很显然，是作者游览千阳时所作。

《大老寺竹间阁子》的

意境很美：一场春雨后，树荫渐浓，千河依然清澈，没有夏天暴涨时浊浪翻滚的景象。两岸春花凋落，满山深绿，千阳阁旁的新竹已是团团绿影。河岸边的古树上，聚集着无数只鸟儿，人们疏浚春灌的水渠，河鲂等鱼在水中悠闲地嬉戏。正是春播的农忙时节，农人挥洒着汗水在田地里忙碌着，一位驼背老僧人孤独地行走在小路上，不知他要去哪里。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太守。其时，千阳段秀实的后裔段绎恰好在密州担任劝农使。苏轼和段绎都是爱民的好官，志趣相投，成为好友，常在一起饮酒赋诗。苏轼写给段绎的诗有数首。《送段屯田分得于字》是苏轼记叙他与几位朋友在野外饮酒之事。首句写道：“劝农使者古丈夫，不惜春衫践泥涂。”他赞扬段绎为了鼓励督促农业生产，亲自下地，不在意衬衫溅上春天的污泥。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形象跃然纸上。

苏轼和段绎的感情很深。有一次苏轼生病，段绎前来探望，苏轼非常感动，写了一首情真意切的《除夜病中赠段屯田》。诗的大意是这样的：苏轼患病之后，情绪低落。寒夜漫漫，想借酒消愁，却是故人零落。就在极端苦闷之时，听得好友段绎来，他仿佛病都轻了许多，高兴得起身洗漱更衣，拄着拐杖赶忙出门迎接。他赞扬段绎重情重义，不愧是忠烈门第的后裔。他把自己心中的委屈和愤懑倾诉给段绎：我这一生的境遇就像死灰一样无比暗淡，我决意解职归田，官衙不过是暂且居住的客舍。林子再大，鸛鹤筑巢也不过占用其中的一根枝条，人生对物质的追求多少才会满足呢！我已初备了归隐田园的费用。你来了，今天就别走了，陪我高高兴兴地住上几天。

（摘自《历代名人与千阳》）

陈仓荟萃

让城市美景成为创作主题

吕冠桦

诗经故里的悠久与浪漫。诸如此类的宝鸡地标性建筑，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历史成因。为此，画家要更多地观察当下、思考当下，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的艺术语言与这样的题材达到完美的结合，既有笔墨，更有深意。

当代城市是足以入画的主题

其实，自古以来，城市建筑一直是入画的。敦煌壁画从北魏到元代，不但描绘过各个时期的城市建筑，更有不同地域的生活场景。而唐宋元明清时期，城市建筑题材的绘画更是层出不穷。唐李思训的《京畿(jī)瑞雪图》，宋赵伯驹的《汉宫春晓图》，元夏永的《丰乐楼图》，明文伯仁的《南溪草堂图》，清徐扬的《京师生春诗意图》，等等，都用写实的笔法展现每个时代的城市风貌和生活内容。尤其是妇孺皆知的宋画《清明上河图》，不但为当代人了解北宋城市生活打开

了一扇窗，就连明代大画家仇英也曾揣摩绘制了一幅同题作品，可见以城市建筑和当代人生活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

作为体现新时代建设成就的绘画，可以暂且称作都市山水。我们将现代建筑赋予其更高的精神内涵，引发观者的想象。强调意境的经营，坚守中国画传统的审美品格，使其仍然能够属于正统的山水画，却更有力度地表现时代与现代化进程。用笔墨统领全局，进行有序排列，虚实、高低、错落，打散重组，使作品拥有可读性、叙事性，记录城市在某个时间段的进步，达到个人情感上的抒发。它从传统的构图中走出来，强调写实，通过对景写生、记录，进行自我感受、自我调整，在新的体积结构和空间氛围中琢磨笔墨、线条的节奏韵律，赋予更有效的表现力。因为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下经济建设的状态，画面仍需要传统山水画中的叙事性。所以，都市山水也不能依靠简单描绘生产建设的情景来完成，需要画家从中国画的根本来探讨与研究。